

路在自然中

楊英風

謝棟樑君是位肯努力上進的青年，開始的時候，他也像大多數的雕塑家一樣，從生活的必需出發，做著適應市場需要的各款銅像，在求「逼真」求「酷似」的表達上，確實也磨鍊出相當紮實的寫真工夫。當然，他不以此為滿足，很快的，他走向純藝術性表達的方向。在科班知識、專業技術的基礎上，他亦很傑出的在人體雕塑方向有了明顯的思想表現，就藝術而言，雖是本當如此，却也可喜可賀，因為這個過程的歷鍊確非易事。

他的人體壓縮著都市人機械性的忙碌、呆板、苦悶、挫折，肌肉與骨骼承受著種種機械性噪音的衝擊、敲打而深陷、扭曲，而形消骨立。這是藝術家對社會直接的反抗與批判，自是深具時代意義的，是藝術家由寫實進入精神、感情表達的另一境域，謝君的這一系列作品，呈露著很好的技術與思想凝合的效果。不過，西方的前人，這一系列意識骨幹的作品很多，名家成績斐然，我們的「後續」，難免「相仿」、「互印」之嫌，若只是過程，也無可厚非，若是風格由此端成立，就難求更好的創造了。相信謝君身在其中，自是有所體會，而志在突破的。

中國人做藝術工作的新路是什麼呢？我以為還是得回到老路上來；不外乎是天、地、人三者的相會交融，然後再生。其結果是有一種善良與和平的氣質，而歸於對人生有一種圓滿的感受，這是藝術品給人最大的鼓勵，和對人最大的貢獻。譬如殷商時代的石雕、銅雕，可以說完全師法於自然，風、火、雷、電、鳥、獸、魚、蟲都循著藝人之手，來到人間生活的器物中，是一種飽滿的、充實的、強力的姿態，把人的生活撐托起來，到另一個層次上，有「美」的滿足，有「力」的飽和，是天、地、人三者完美的結合，互相稱頌，留給後世永恆的智慧之果。

佛教從漢代傳入中國之後，很快的為中國接受，在文化等諸多方向影響中國人很大。我們看到在佛雕的過程中，不難發現北魏時期的佛雕，已經脫離印度的影響模式了，它開始變得瘦長、收縮、簡化，這是第一次改變，是很有獨創性的改變，它經歷了地域性的自我投入，靈性自是具現。然而，這只是個過程，到了唐代，佛雕又圓滿、豐碩起來，這時批判性已消失，有的只是對希望的鼓舞，及對人生的喜悅。這個境界自是宗教理想及信仰思想圓融成熟的投射與反映，另外，也是受了中國人崇尚自然、讚美自然、合於自然的人文精神的統合、貫注而產生的改變。自此以後，中國雕刻廣開了一個無邊壯闊的新天地。

由於我們的雕塑教育一直是偏重西方美學的路線，教材、方法、思想、理論無一不是西方文化體系的翻版，相對的，造成雕塑工作者對我們自己已經既有的雕刻美學、雕刻成果產生相當程度的忽視與隔閡，其結果就是跟著人家走，愈走愈遠離自己。

西方文化伴隨著強大加速的現代科技文明腳步前進，雖有著令人耳新眼亮的成就，但也不能避免面臨自然破壞、生態失衡的大課題所衍生的種種物質公害和人性的挫折等新問題的挑戰和反省。近十年來，保護自然、回到自然的呼聲日益高漲，文化、藝術工作者的反省、研究在這方面的真誠亦不落人後，這個時段我們不能再錯過、再漠視。這個課題——回到自然，也正是我們在藝術園地上重新耕耘、播種的新起點。

至於，要回到什麼樣的「自然」，要與什麼樣的「自然」結合，要找什麼樣的「天」，立什麼樣的「地」，自己才成為什麼樣的「人」。這就是藝術家個人的課題了。從前人的成果中去找，從中國人儒家精神、道家精神中去找，從現實的生活環境中去反省，去有形的山水之間思考、感受，也許路就在其中。

——以此與謝君共勉之。

1985年2月